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七十七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

衛河東岸浮丘高，竹舍雲居隱鳳毛。
秋天散步青山郎，春日催詩白兔毫。
醉倚湛盧時一嘯，長風萬里破洪濤。

這首詩乃本朝嘉靖年間一個才子所作。那才子姓盧，名柟，字少樞，一字子赤，大名府濬縣人也。生得丰姿瀟灑、氣宇軒昂，飄飄有出塵之表。八歲即能屬文，□歲便嫻詩律，下筆數千言，倚馬可待，人都道他是李青蓮再世，曹子建後身。

一生好酒任俠，放達不羈，有輕財傲物之志，真個名聞天下，才冠當今。與他往來的，俱是名公巨卿。又且世代簪纓，家資巨富，日常供奉，擬於王侯。所居在城外浮丘山下，第宅壯麗，高聳雲漢。後房粉黛，一個個聲色兼妙；又選小奚秀美者數人教成吹彈歌曲，日以自娛。至於僮僕廝養，不計其數。宅後又構一園，大可兩三頃，鑿池引水，疊石為山，制度極其精巧，名曰嘯圃。大凡花性喜暖，所以名花俱出南方。

那北地天氣嚴寒，花到其地，大半凍死，因此至者甚少；設或到得一花一草，必為金璫大碗所有，他人亦不易得；這濬縣又是個拗處，比京都更難：故宦家園亭雖有，俱不足觀。偏有盧柟立心要勝似他人，不惜重價，差人四處購取名花異卉，怪石奇峰，落成這園，遂為一邑之勝。真個景致非常！但見：

樓台高峻，庭院清幽。山疊岷峨怪石，花載閨苑奇葩。水閣遙通竹塢，風軒斜透松寮。回塘曲沼，層層碧浪漾琉璃；疊嶂層巒，點點蒼苔鋪翡翠。牡丹亭畔，孔雀雙棲；芍藥欄邊，仙禽對舞。綵紵松徑，綠陰深處小橋橫；屈曲花歧，紅豔叢中喬木聳。煙迷翠黛，意淡如無；雨洗青螺，色濃似染。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，鞦韆架搖拽垂楊影裡。朱欄畫檻相掩映，湘簾鄉幕兩交輝。

盧柟日夕吟花課鳥，笑傲其間，雖南面至樂，亦不是過。

凡朋友去相訪，必留連盡醉方止。倘遇著個聲氣相投，知音知己，便兼旬累月，款留在家，不肯輕放出門。若有人患難來投奔的，一一俱有資助，決不令其空過。因此四方慕名來訪者，絡繹不絕。真個是：

座上客常滿，尊中酒不空。

盧柟只因才高學廣，以為掇青紫如拾針芥。那知文場不利，任你錦繡般文章，偏生不中試官之意，一連走上幾科，不能夠飛黃騰達。他道世無識者，遂絕意功名，不圖進取，惟與騷人劍客、羽士高僧，談禪理，論劍術，呼盧浮白，放浪山水，自稱浮丘山人。曾有五言古詩云逸翮奮霄漢，高步躡天關。

褰衣在椒塗，長風吹海瀾。

瓊樹繫游鑣，瑤華代朝餐。

恣情戲靈景，靜嘯啣鳴鸞。

浮世信淆濁，焉能濡羽翰！

話分兩頭。卻說濬縣知縣，姓汪名岑，少年連第，意氣揚揚。只是貪婪無比，性復猜刻，又酷好杯中物，若擎著酒杯，便直飲到天明。自到濬縣，不曾遇著對手。平昔也曉得盧柟是個才子，當今推重，交遊甚廣。又聞得邑中園亭他家為最，酒量又推尊第一。因這三件，有心要結識他，做個相知。差人去請來相會。誰知盧秀才卻與他人不同。別個秀才要去結交知縣，還要挨風緝縫，央人引進，拜在門下稱為老師，四時八節饋送禮物，希圖以小博大。若知縣自來相請，就如朝廷徵聘一般，何等榮耀，還把名帖黏在壁上，誇炫親友。這雖是不肖者所為，有氣節的未必如此，但是知縣相請，也沒有不肯去的。偏是那盧柟被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，只當做耳邊風，全然不睬，只推自來不入公門。你道因甚如此？他才高天下，眼底無人，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，視功名如敝屣，等富貴猶浮雲。就是王侯卿相，不曾來拜訪，要請去相見，他也斷然不肯先施，怎肯輕易去見個縣官？真個是天子不得臣、諸侯不得友，絕品的高人。這盧柟已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，又撞著知縣是個耐煩瑣碎的冤家。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，也索罷了，偏生只管去纏帳。見盧柟決不肯來，卻倒情願自去就教。又恐盧柟他出，先差人將帖子訂期。差人領了言語，一直徑到盧家。把帖遞與門公，說道：「本縣老爺，有緊要話，差我來傳達你相公，相煩引進。」門公不敢怠慢，即引到園上，來見家主。

差人隨進園門，舉目看時，只見水光繞綠，山色環青，竹木扶疏，交相掩映，林中禽鳥，聲如鼓吹。那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，今日到此，恍如登了洞天仙府，好生歡喜，想道：

「怪道老爺要來遊玩，原來有恁地好景！我也是有些緣分，方得至此觀玩這番，也不枉為一人一世。」遂四下行走，恣意飽看。

彎彎曲曲，穿過幾條花徑，走過數處亭台，來到一個所在：周圍盡是梅花，一望如雪，霏霏馥馥，清香沁人肌骨。中間顯出一座八角亭子，朱甍碧瓦，畫棟雕樑，亭中懸一個匾額，大書「玉照亭」三字。下邊坐著三四個賓客，賞花飲酒，旁邊五六個標緻青衣，調絲品竹，按板而歌。有高太史《梅花詩》為證：

瓊姿只合在瑤台，誰向江南處處栽。

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。

寒依疏影蕭蕭竹，春掩殘香漠漠苔。

自去漁郎無好韻，東風愁寂幾回開。

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，候歌完了，先將帖子稟知，然後差人向前說道：「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，說既相公不屑到縣，老爺當來拜訪；但恐相公他出，又不相值，先差小人來期個日子，好來請教。二來聞府上園亭甚好，順便就要遊玩。」

大凡事當湊就不起，那盧柟見知縣頻請不去，恬不為怪，卻又情願來就教，未免轉過念頭，想：「他雖然貪鄙，終是個父母官兒，肯屈己敬賢，亦是可取。若又峻拒不許，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，不能容物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他是個俗吏，這文章定然不曉得的。那詩律旨趣深奧，料必也沒相干。若論典籍，他又是個後生小子，僥倖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，已是心滿意足，諒來還未曾識面。至於理學禪宗，一發夢想所不到了。除此之外，與他談論，有甚意味，還是莫招攬罷。」卻又念其來意惓惓，如拒絕了，似覺不情。正沉吟間，小童斟上酒來。他觸境情生，就想到酒上，道：「倘會飲酒，亦可免俗。」

問來人道：「你本官可會飲酒麼？」答道：「酒是老爺的性命，怎麼不會飲？」盧柟又問：「能飲得多少？」答道：「但見拿著酒杯，整夜吃去，不到酩酊不止，也不知有幾多酒量。」盧柟心中喜道：「原來這俗物卻會飲酒，單取這節罷。」隨教童子取小帖兒，付與來人道：「你本官既要來遊玩，趁此梅花盛時，就是明日罷。我這裡整備酒盒相候。」差人得了言語，原同門公一齊出來，回到縣裡，將帖子回覆了知縣。知縣大喜。

正要明日到戶柟家去看梅花，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接院不發起馬牌，突然上任。汪知縣連夜起身往府，不能如意，差人將個帖兒辭了。知縣到府，接著按院，同行香過了，回到縣時，往還數日，這梅花已是：

紛紛玉瓣堆香砌，片片瓊英繞畫欄。

汪知縣因不曾赴梅花之約，心下怏怏，指望盧柟另來相邀。誰知盧柟出自勉強，見他辭了，即撇過一邊，那肯又來相請。

看看已到仲春時候，汪知縣又想到盧柟園上去遊春，差人先去致意。那差人來到盧家園中，只見園林織錦，堤草鋪茵，鶯啼燕語，蝶亂蜂忙，景色□分豔麗。須臾，轉到桃蹊上，那花渾如萬片丹霞，千重紅錦，好不爛熳。有詩為證：

桃花開遍上林紅，耀服繁華色豔濃。
含笑動人心意切，幾多消息五更風。

盧柟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，豪歌狂飲。差人執帖子，上前說知。盧柟乘著酒興，對來人道：「你快回去與本官說，若有高興，即刻就來，不必另約。」眾賓客道：「使不得。我們正在得趣之時，他若來了，就有許多文傷傷，怎能盡興？還是改日罷。」盧柟道：「說得有理，便是明日。」遂取個帖子，打發來人，回覆知縣。

你道天下有恁樣不巧的事：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，誰想夫人有五個月身孕，忽然小產起來，暈倒在地，血污浸漬身子。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，還有甚心腸去吃酒。只得又差人，辭了盧柟。這夫人病體直至三月下旬方才稍可。那時盧柟園中牡丹盛開，冠絕一縣。真是好花，有《牡丹》詩為證：

洛陽千古門春芳，富貴爭誇濃豔妝。
一自《清平》傳唱後，至今人尚說花王。

汪知縣為夫人這病，亂了半個多月，情緒不佳，終日只把酒來消悶，連政事也懶得去理。次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，想要去賞玩，因兩次失約，不好又來相期，差人送三兩書儀，就致看花之意。盧柟日子便期了，卻不肯受這書儀。壁返數次，推辭不脫，只得受了。那日天氣晴爽，汪知縣打帳早衙完了就去，不道剛出衙門，左右來報：「吏科給事中某爺告養親歸家，在此經過。」正是要道之人，敢不去奉承麼？急忙出郭迎接，饋送下程，設宴款待。只道一兩日就行，還可以看得牡丹，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，教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，盤桓七八日方行。等到去後，又差人約盧柟時，那牡丹已萎謝無遺。盧柟也向他處遊玩山水，離家兩日矣。

不覺春盡夏臨，倏忽間又早六月中旬。汪知縣打聽盧柟已是歸家，在園中避暑，又令人去傳達，要賞蓮花。那差人逕至盧家，把帖兒教門公傳進。須臾間，門公出來說道：「相公有話，喚你當面去吩咐。」差人隨著門公，直到一個荷花池畔，看那池團團約有□畝多大，堤上綠槐碧柳，濃陰蔽日，池內紅妝翠蓋，豔色映人。有詩為證：

凌波仙子門新妝，七竅虛心吐異香。
何似花神多薄倖，故將顏色惱人腸。

原來那池也有個名色，喚做豔碧池。池心中有座亭子，名曰錦雲亭。此亭四面皆水，不設橋樑，以彩蓮舟為渡，乃盧柟納涼之處。門公與差人下了彩蓮舟，蕩動畫槳，頃刻到了亭邊，繫舟登岸。差人舉目看那亭子；周圍朱欄畫檻，翠幔紗窗，荷香馥馥，清風徐徐。水中金魚戲藻，梁間紫燕尋巢，鷗鷺爭飛葉底，鴛鴦對浴岸旁。去那亭中看時，只見藤牀湘簾，石榻竹幾，瓶中供千葉碧蓮，爐內焚百合和名香。盧柟利頭跣足，敘據石榻，面前放一帙古書，手中執著酒杯。旁邊冰盤中，列著金桃雪藕，沉李浮瓜，又有幾味案酒。一個小廝捧壺，一個小廝打扇，他便看幾行書，飲一杯酒，自取其樂。差人未敢上前，在側邊暗想道：「同是父母生長，他如何有這般受用！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，還有許多勞碌，怎及得他的自在。」盧柟抬頭看見，即問道：「你就是縣裡差來的麼？」

差人應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盧柟道：「你那本官倒也好笑，屢次訂期定日，卻又不來，如今又說要看荷花。恁樣不爽利，虧他怎地做了官！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與他纏帳，任憑他有興便來，不奈煩又約日子。」差人道：「老爺多拜上相公，說久仰相公高才，如渴想漿，巴不得來請教，連次皆為不得已事羈住，故此失約。還求相公期個日子，小人好去回話。」盧柟見來人說話伶俐，卻也聽信了他，乃道：「既如此，竟在後日。」

差人得了言語，討個回帖，同門公依舊下船，划到柳陰堤下上岸，自去回覆了知縣。

那汪知縣至後日，早衙發落了些公事，約莫午牌時候，起身去拜盧柟。誰想正值三伏之時，連日酷熱非常。汪知縣已受了些暑氣，這時卻又在正午，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，熱得他眼中火冒，口內煙生。剛到半路，覺得天旋地轉，漸漸甦醒。吩咐差人辭了盧柟，一面請太醫調治。足足裡病了一個多月，方才出堂理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盧柟一日在書房中，查點往來禮物，檢著汪知縣這封書儀，想道：「我與他水米無交，如何白白裡受他的東西？」

須把來消豁了，方才幹淨。」到八月中，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。那知縣卻也正有此意。見來相請，好生歡喜，取回帖打發來人，說：「多拜上相公，至期准赴。」那知縣乃一縣之主，難道剛剛只有盧柟請他賞月不成？少不得初□邊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。況又是個好飲之徒，可有不去的理麼？定然一家挨次都到。至□四這日，辭了外邊酒席，於衙中整備家宴，與夫人在庭中玩賞。那晚月色分外皎潔，比尋常更是不同。有詩為證：

玉宇淡悠悠，金波徹夜流。
最憐圓缺處，曾照古今愁。
風露孤輪影，山河一氣秋。
何人吹鐵笛？乘醉倚南樓。

夫妻對酌，直飲到酩酊，方才入寢。那知縣一來是新起病的人，元神未復；二來連日沉酣糟粕，趁著酒興，未免走了酒字下這道兒；三來這晚露坐夜深，著了些風寒。三合湊，又病起來。眼見得盧柟賞月之約，又虛過了。調攝數日，方能痊可。

那知縣在衙中無聊，量道盧柟園中桂花必盛，意欲借此排遣。適值有個江南客來打抽豐，送兩大罈惠山泉酒，汪知縣就把一罈差人轉送與盧柟。盧柟見說是美酒，正中其懷，無限歡喜，乃道：「他的政事文章，我也一概勿論，只這酒中，想亦是知味的了。」即寫帖請汪知縣後日來賞桂花。有詩為證：

涼影一簾分夜月，天宮萬斛動秋風。
淮南何用歌《招隱》，自可淹留桂樹叢。

自古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」像汪知縣是個父母官，肯屈己去見個士人，豈不是件異事。誰知兩下機緣不偶，臨期卻又生出事故，不能相會。這番請賞桂花，汪知縣意要盡竟日之歡，罄夙昔仰想之誠。不料是日還在眠牀上，外面就傳板進來道：「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，已至河下。」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，怎敢怠慢？即忙起身梳洗，出衙上轎，往河下迎接，設宴款待。你想兩個得意師生，沒有就別之理，少不得盤桓數日，方才轉身。這桂花果然：

飄殘金粟隨風舞，零亂天香滿地輔。

卻說盧柟素性剛直豪爽，是個傲上矜下之人，見汪知縣屢次卑詞盡敬，以其好賢，遂有俯交之念。時值九月末旬，園中菊花開遍。那菊花種數甚多，內中惟有三種為貴。那三種？

鶴翎，剪絨，西施。
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，花大而媚，所以貴重。有《菊花》詩為證：
不共春風鬥百芳，自甘籬落傲秋霜。
園林一片蕭疏景，幾朵依稀散晚香。

盧柟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，卻俱中止，今趁此菊花盛時，何不請來一玩？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。即寫帖兒，差人去請次日賞菊。家人拿著帖子，來到縣裡，正值知縣在堂理事，一逕走到堂上跪下，把帖子呈上，稟道：「家相公多拜上老爺，園中菊花盛開，特請老爺明日賞玩。」汪知縣正想要去看菊，因屢次失約，好難啟齒，今見特地來請，正是挖耳當招，深中其意。看了帖子，乃道：「拜上相公，明日早來領教。」那家人得了言語，即便歸家，回覆家主道：「汪太爺拜上相公，明日絕早就來。」那知縣說明日早來，不過是隨口的話，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，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。不想因這句錯話上，得罪了知縣，後來把天大家

私，弄得罄盡，險些兒連性命都送了。正是：

舌為利害本，口是禍福門。

當下盧柁心下想道：「這知縣也好笑，那見赴人筵席，有個絕早就來之理。」又想到：「或者慕我家園亭，要盡竟日之游。」吩咐廚夫：「太爺明日絕早就來，酒席須要早些完備。」

那廚夫聽見知縣早來，恐怕臨時誤事，隔夜就手忙腳亂收拾。

盧柁到次早吩咐門上人：「今日若有客來，一概相辭，不必通報。」又將個名帖，差人去邀請知縣。不到朝食時，酒席都已完備，排設在園上燕喜堂中。上下兩席，並無別客相陪。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。正是：

富家一席酒，窮漢半年糧。

且說汪知縣那日出堂，便打帳完了投文公事，即便赴酌。

投文裡卻有本縣巡檢司解到強犯九名，贓物若干。此事先有心腹報知，乃是衛河大伙，贓物甚多，又無失主。汪知縣動了火，即時用刑拷訊。內中一盜甚黠，才套夾棍，便招某處藏銀若干，某處埋贓幾許，一五一□搬將出來，何止千萬。知縣貪心如熾，把吃酒的念頭放過一邊，便教放了夾棍，差個心腹吏帶領健步衙役，押資前去，眼同起贓，立等回話；餘盜收監，贓物上庫。知縣退坐後堂，等那起贓消息。從辰至未，承值吏供酒供食了兩次，那起贓的方才回縣，稟說：「卻是怪異。東墾西爬，並沒有半個錫皮錢兒。」知縣大怒，再出前堂，弔出前犯，一個個重新拷掠。夾到適才押去起贓的賊。

那賊因眾人怒他胡說，沒有贓物，已是拳頭腳尖，私下先打過幾頓。又縣司兵拷打壞的，怎當得起再來，登時氣絕。知縣見夾死了賊，也有些著忙，便教禁子獄卒叫喚，亂了半晌，竟不甦醒。汪知縣心生一計，喝叫：「且將眾犯還監，明日再審！」眾人會意，將死賊混在活賊裡，一擁扶入監去，誰敢道半個死字。又向禁子討了病狀，明日做死囚發出。汪知縣□分敗興，遂想著盧家吃酒，即刻起身赴宴。此時已是申牌時分，各役簇擁著大尹，來到盧家園內。

且說盧柁早上候起，已至巳時，不見知縣來到，差人去打聽，回報說在那裡審問公事。盧柁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，道：

「既約了絕早就來，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！」停了半晌，音信杳然，再差人將個名帖邀請。盧柁此時不樂，有六七分了，想道：「是我請他的不是，只得耐這次罷。」俗語道：「等人性急。」

又候了半晌，連那投邀帖的人也不回來。盧柁道：「古怪！」再差人去打聽。少停，同著投邀帖的人一齊轉來，回覆說：「還在堂上來人。門役道：『太爺正在惱怒，卻放你進去纏帳！攔住小人，不放進去，帖尚未投，所以不敢回報。』」盧柁聽見這話，湊成□分不樂，又聽得說來問強資要贓物，心中大怒，道：

「原來這個貪殘蠢才，一無可取，幾乎錯認了！如今幸爾還好！」

即令家人撤開下面這桌酒席，走上前，居中向外而坐，叫道：

「快把大杯篩熱酒來，洗滌浴腸！」家人都稟道：「恐太爺一時來到。」盧柁喝道：「柁！還說甚太爺！我這酒可是與那貪殘俗物吃的麼？況他爽信已是六七次，今晚一定不來。」家人見家主發怒，誰敢再言，隨即斟酒，供出肴饌。小奚在堂中宮商迭奏，絲竹並呈。盧柁飲過數杯，叫小廝：「與我按摩一番，今日伺候那俗物，覺道身子困倦。」吩咐閉了園門。於是脫巾卸服，跣足蓬頭，按摩的按摩，歌唱的歌唱。叫取犀觥斟酒，連飲數觥，胸襟頓豁，開懷暢飲，不覺大醉。將肴饌撤去，賞了小奚，止留果品按酒，又吃上幾觥，其醉如泥，就靠在桌上，齁齁睡去。家人誰敢去驚動，整整齊齊，都站在兩旁伺候。

裡邊盧柁便醉了，外面管園的卻不曉得內裡的事。平日間賓客出進得多，主人又是個來者不拒、去者不追的，日逐將園門大開慣了，今日雖有命閉門，卻不把在心上。又且知道請見任官府，倘若來時左右要開的，且停一會兒。挨落日銜山，遠遠望見縣頭踏來，急忙進來通報。到了中堂，看見家主已醉倒，吃一驚，道：「太爺已是到了，相公如何先飲得這個模樣？」眾家人聽得知縣來到，都面面相覷，沒做理會，齊道：「那桌酒便還在，但相公不能夠醒，卻怎好？」管園的道：「且叫醒轉來，扶醉陪他一陪也罷。終不然，特地請來，冷淡他去不成？」眾家人只得上前叫喚，喉嚨喊破，如何得醒。

漸漸聽得人聲嘈雜，料道是知縣進來，慌了手腳，四散躲過。

單單撇下盧柁一人。只因這番，有分教，佳賓賢主，變為百世冤家；好景名花，化作一場春夢。正是：

盛衰有命天為主，禍福無門人自生。

且說汪知縣離了縣中，來到盧家園門首，不見盧柁迎接，也沒有一個家人伺候。從人亂叫：「門上有人麼？快去通報，太爺到了。」並無一人答應。知縣料是管門的已進去報了，遂吩咐不必呼喚，竟自進去。只見門上一個匾額，白地翠書「嘯圃」兩個大字。進了園門，一帶都是柏屏。轉過彎來，又顯出一座門樓，上書「隔凡」二字。過了些門，便是一條松徑。繞出松林，打一看時，但見山嶺參差，樓台縹緲，草木蕭疏，花竹圍環。知縣見佈置精巧，景色清幽，心下暗喜道：

「高人胸次，自是不同。」但不聞得一些人聲，又不見盧柁相迎，未免疑惑。也還道是園中徑路錯雜，或者從別道出來迎我，故此相左。一行人在園中任意東西穿過，反去尋覓主人。

次後來到一個所在，卻是三間大堂，一望菊花數百，霜英粲爛，楓葉萬樹，擁若丹錦，與晚霞相映。橙桔相亞，累累如金。池邊芙蓉千百株，顏色或深或淺，綠水紅葩，高下相映。

鴛鴦■鴨之類，戲舁其下。汪知縣想道：「他請我看菊，必在這個堂中了。」逕至堂前下轎。走入看時，那裡見甚酒席，惟有一人，蓬頭跣足，居中向外而坐，靠在桌上打齁，此外更無一個人影。從人趕向前亂喊：「老爺到了，還不起來！」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飾，不像以下之人；又見旁邊放著葛巾野服，吩咐：「且莫叫喚，看是何等樣人。」那常來下帖的差人，向前仔細一看，認得是盧柁，稟道：「這就是盧相公，醉倒在此。」

汪知縣聞言，登時紫漲了面皮，心下大怒道：「這廝恁般無理！故意哄我上門羞辱！」欲待叫從人將花木打個稀爛，又想不是官體，忍著一肚子惡氣，急忙上轎，吩咐回縣。轎夫抬起，打從舊路，直至園門首，依原不見一人。那時已是薄暮，點燈前導，那些皂快，沒一個不搖首咋舌道：「他不過是個監生，如何將官府恁般藐視！這也是件異事。」知縣在轎上聽見，自覺沒趣，惱怒愈加，想道：「他總然才高，也是我的治下。曾請過數遍，不肯來見，情願就見，又饋送銀酒，我亦可謂折節敬賢之至矣。他卻如此無理，將我侮慢！且莫說我是父母官，即使平交，也不該如此！」到了縣裡，怒氣不息，即便退入私衙不提。

且說盧柁這些家人、小廝，見知縣去後，方才出頭。到堂中看家主時，睡得正濃，直至更餘方醒。眾人說道：「適才相公睡後，太爺就來，見相公睡著，便起身而去。」盧柁道：

「可有甚話說？」眾人道：「小人們恐不好答應，俱走過一邊，不曾看見。」盧柁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叫管門的，打了三□板：

「如何不早閉園門，卻被這俗物直到此間，踐污了地上！」教管園的：「明早快挑水，將他進來的路徑掃滌乾淨。」又差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，將向日所送書儀，並那罈泉酒，發還與他。那差人不敢隱匿，遂即到縣裡去繳還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汪知縣退到衙中，夫人接著，見他怒氣沖天，問道：「你去赴宴，如何這般氣惱？」汪知縣將其事說知。夫人道：「這都是自取，怪不得別人。你是個父母官，橫行直撞，少不得有人奉承；如何屢屢卑污苟賤，反去請教子民。他縱是有才，與你何益？今日討恁般怠慢，可知好麼。」汪知縣又被夫人搶白了幾句，一發怒上加怒，坐在交椅上，氣憤憤的半晌無語。夫人道：「何消氣得？自古道：『破家縣令。』」只這四個字，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，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，頓提起生事害人之念。當下口中不語，心下躊躇，尋思計策安排盧生：「必置之死地，方泄吾恨。」

當夜無話。次日早衙已過，喚一個心腹令史，進衙商議。

那令史姓譚名遵，頗有才幹，慣與知縣通賊過付，是一個積年滑吏。當下知縣先把盧柟得罪之事敘過，次說要訪他惡端，參之以泄其恨。譚遵道：「老爺要與盧柟作對，不是輕舉妄動的。須尋得一件沒躲閃的大事，坐在他身上，方可完得性命。那參訪一節，恐未必了事，在老爺反有干礙。」

汪知縣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譚遵道：「盧柟與小人原是同裡，曉得他多有大官府往來，且又家私豪富。平昔雖則恃才狂放，卻沒甚違法之事。縱然拿了，少不得有天大分上，到上司處挽回，決不至死的田地。那時懷恨挾仇，老爺豈不返受其累？」汪知縣道：

「此言雖是，但他恁地放肆，定有幾件惡端。你去細細訪來，我自處。」譚遵答應出來，只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柟的書儀、泉酒。汪知縣見了，轉覺沒趣，無處出氣，遷怒到差人身上，說道：「不該收他的回來！」打了二□毛板，就將銀酒都賞了差人。正是：

勸君莫作傷心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卻說譚遵領縣主之命，四處訪察盧柟罪過，日往月來，挨至冬末，並無一件事兒。知縣又再四催促，倒是兩難之事。一日在家悶坐，正尋思盧監生無隙可乘，只見一個婦人急急忙忙的走入來。舉目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家人鈕文的弟婦金氏。鈕文兄弟叫做鈕成。金氏年紀三□左近，頗有一二分姿色，向前道了萬福：「請問令史：我家伯伯何在？得遇令史在家卻好。」譚遵道：「鈕文在縣門首。你有甚事尋他？」

金氏道：「好教令史得知：丈夫自舊年借了盧監生家人盧才二兩本銀，兩年來，利錢也還了若干。今歲丈夫投盧監生家，做長工度日。盧家舊例，年終便給來歲半年的工銀。那日丈夫去領了工銀，家主又賜了一頓酒飯，千歡萬喜。剛出大門，便被盧才攔住，知道領了工銀，索取前銀。丈夫道是年終歲暮，全賴這工銀過年，那得有銀還債？盧才抵死要銀。兩家費口，爭鬧起來，不合罵了他『奴才』，被他弟兄們打了一頓。丈夫吃了虧，氣憤回家，況是食上加氣，廝打時赤剝了寒，夜間就發起熱來。連今日算得病共八日了，滴水不進，太醫說是停食感冒，不能療治。如今只待要死，特來尋伯伯去商量。」

譚遵聞言，不勝歡喜，道：「原來恁地。你丈夫沒事便罷，倘有些山高水低，急來報知，包在我身上與你出氣。還要他大一注財，夠你下半世快活。」金氏道：「若得令史張主，可知好麼。」正說間，鈕文已回，金氏將這事說知，一齊回去。臨出門，譚遵又囑咐道：「如有變故，速速來報。」

鈕文應允，離了縣中。不消一個時辰，早到家中。推門進去，不見一些聲息，到牀上看時，把二人嚇做一跳。原來直僵僵挺在上面，不知死過幾時了。金氏便嚎啕大哭起來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

那些東鄰西舍，聽得哭聲，都來觀看，齊說：「虎一般的後生，怎地這般死得快！可憐可憐。」鈕文對金氏說道：「你且莫哭，同去報與我主人，再作區處。」金氏依言，鎖了大門，央告鄰里暫時看覷，跟著鈕文就走。那鄰里中商議道：「他家一定去告狀了。地方人命重情，我們也須呈明，脫了干係。」隨後也往縣裡去呈報。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。早有人報與盧柟。原來盧柟於那日廝打後，有人稟知備細，怒那盧才擅放私債，盤算小民，重責三□，追出借銀原券，盧才逐出不用，欲待鈕成來稟，給還借券。及至聞了此信，即差人去尋獲盧才送官。那知盧才聽見鈕成死了，料道不肯干休，已先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。

且說鈕文、金氏，一口氣跑到縣裡，報與譚遵。譚遵大喜，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，出來與二人說明就裡，教了說話，流水寫起狀詞，單告盧柟強佔金氏不遂，將鈕成擒歸打死，教二人擊鼓叫冤。鈕文依了家主，領著金氏，不管三七念一，執了一塊木柴把鼓亂敲，口內一片聲叫喊「救命」。

衙門差役，自有譚遵吩咐，並無攔阻。汪知縣聽得擊鼓，即時升堂，喚鈕文、金氏至案前。才看狀詞，恰好地鄰也到了。

知縣專心在盧柟身上，也不看地鄰呈子是怎樣情由，假意問了幾句，不等發房，即時出簽，差人提盧柟立刻赴縣。公差又受了譚遵的叮囑，說「太爺惱得盧柟要緊，你們此去，只除子女孩子，其餘但是男子漢，盡數拿來。」眾皂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，況且是個大家，若還人少，進不得他大門。遂聚起三呈四弟，共有四五□人，分明一群猛虎。

此時隆冬日短，無已傍晚，彤雲密布，朔風凜冽，好不寒冷。譚遵要奉承知縣，陪出酒食，與眾人發路，一人點起一根火把，飛奔至盧家門首，發一聲喊，齊搶入去，逢著的便拿。家人們不知為甚，嚇得東倒西歪，兒啼女哭，沒奔一頭處，盧柟娘子正同著丫鬟們在房中圍爐向火，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，只道是漏了火，急叫丫鬟們觀看。尚未動步，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：「大娘，不好了！外邊無數人執著火把打進來也！」盧柟娘子還認是強盜來打劫，驚得三□六個牙齒砵砵的相打，慌忙叫丫鬟：「快閉上房門！」言猶未畢，一片火光，早已擁入房裡。那些丫頭們奔走不迭，只叫：「大王爺饒命！」眾人道：「胡說！我們是本縣太爺差來拿盧柟的，什麼大王爺！」盧柟娘子見說這話，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縣，今日尋事故來擺佈，便道：「既是公差，你難道不知法度的？」

我家縱有事在縣，量來不過房婚田土的事罷了，須不是大逆不道；如何白日裡不來，黑夜間率領多人，明火執仗，打入房幃，乘機搶劫？明日到公堂上去講，該得何罪？」眾公差道：

「只要還了我盧柟，但憑到公堂上去講。」遂滿房遍搜一過，只揀器血寶玩取夠像意方才出門，又打到別個房裡，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牀底下去。各處搜到，不見盧柟，料想必在園上，一齊又趕入去。

盧柟正與四五個賓客在暖閣上飲酒，小優兩旁吹唱。恰好差去拿盧柟的家人在那裡回話。又是兩個亂喊上樓，報道：

「相公，禍事到也！」盧柟帶醉問道：「有何禍事？」家人道：

「不知為甚，許多人打進大宅，搶劫東西，逢著的便被拿住。」

今又打入相公房中去了！」眾賓客被這一驚，一滴酒也無了，齊道：「這是為何？可去看來！」便要起身。盧柟全不在意。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，眾公差齊擁上樓，嚇得那幾個小優，滿樓亂滾，無處藏躲。盧柟大怒。喝道：「甚麼人敢到此放肆！」

叫人快拿！」眾公差道：「本縣太爺請你說話，只怕拿不得的！」

一條索子，套在頸裡，道：「快走！快走！」盧柟道：「我有何事，這等無禮？不去便怎麼？」眾公差道：「老實說，向日請便請你不動，如今拿倒要拿去的！牽著索子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擁下樓來，又拿了□四五個家人。還想連賓客都拿，內中有人認得俱是貴家公子，又是有名頭的秀才，遂不敢去惹他。一行人離了園中，一路鬧吵吵，直至縣裡。這幾個賓客放心不下，也隨來觀看。躲過的家人也自出頭，奉著主母之命，將了銀兩，趕來央人使用打探。

那汪知縣在堂等候。堂前燈籠火把，照耀渾如白晝，四下絕不聞一些人聲。眾公差押盧柟等直到丹墀下，舉目看那知縣，滿面殺氣，分明坐下個閻羅天子；兩行隸卒排列，也與牛頭夜叉無二。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，一個個膽戰心驚。眾公差跑上堂稟道：

「盧柟一起拿到了。」將一千人帶上月台，齊齊跪下。鈕文、金氏，另跪在一邊，惟有盧柟挺然居中而立。

汪知縣見他不跪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冷笑道：「是一個土豪！見了官府恁般無狀，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？我且不與你計較，暫請到監裡去坐一坐！」盧柟倒走上三四步，橫挺身子說道：

「就到監裡去坐也不妨，只要說個明白：我得何罪，昏夜差人抄沒？」知縣道：「你強佔良人妻女不遂，打死鈕成，這罪也不小。」盧柟聞言，微微笑道：「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，原來為鈕成之事！據你說，止不過要償他命罷了，何須大驚小怪？」

那鈕成原係我家傭奴，與家人盧才口角而死，卻與我無干。即使是我打死，亦無應死之律。若必欲借彼證此，橫加無影之罪，以雪私怨，我盧柟不難屈承，只怕公論難泯。」汪知縣大怒道：「你打死平人，昭然耳目；卻冒認為奴，污蔑問官，抗拒不跪。公堂之上，尚敢如此狂妄，平日豪橫，不問可知矣。」

今且勿論人命真假，只抗逆父母官，該得何罪！」喝教：「拿下去打！」眾公差齊聲答應，趕向前，一把揪翻。盧柟叫道：「士可殺而不可辱！我盧柟堂堂漢子，何惜一死。你快快請詳，要殺便殺，要剮便剮，決不受笞杖之辱！」眾公差那裡由他做主，按倒在地，打了三□。知縣喝教「住了」，並家人齊發下獄中監禁。鈕成屍首著地方買棺盛殮，發至官壇候驗。鈕文、金氏，干證人等，召保聽審。

盧柟打得血肉淋漓，兩個家人扶著，仰天大笑，走出儀門。這邊朋友輩上前迎問道：「為甚事就到杖責？」盧柟道：「並無別事。汪知縣公報私仇，借家人盧才的假人命，裝在我名下，要加個小小死罪。」眾友驚駭道：「有此等奇冤！弟輩已相約，明日拉闖縣鄉紳孝廉與縣公講明，料縣公難滅公論，自然開釋。」盧柟道：「不消兄等費心，但憑他怎地擺佈罷了。只有一件緊事：煩到家中說一聲，教把酒多送幾罈到獄中來。」

眾友道：「如今酒也該少飲。」盧柟笑道：「人生貴適意，貧富榮辱，俱身外之事，於我何有？難道因他要害我，就不飲酒！」

正在說話，一個獄卒推著背道：「快進獄去！有話另日再說！」

那獄卒不是別人，叫做蔡賢，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。盧柟睜起眼喝道：「哇！可惡！我自說話，與你何干？」蔡賢也焦躁道：「呵呀！你如今是在官人犯！就不進去，便怎麼？」蔡賢還要回話，有幾個老成的，將他推開，做好做歹，勸盧柟進了監門。眾友也各自回去。盧柟家人自歸家回覆主母，不在話下。

原來盧柟出衙門時，譚遵緊隨在後，察訪這些說話，一句句聽得明白，進衙報與知縣。知縣到次早，只說有病，不出堂理事。眾鄉紳來時，門上人連帖也不受。至午後忽地升堂，喚齊金氏一干人犯，並伴作人等，監中弔出盧柟主僕，逕去檢驗鈕成屍首。那伴作人已知縣主之意，輕傷盡報做重傷。

地鄰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柟作對，齊咬定盧柟打死。知縣又哄盧柟將出鈕成傭工文券，只說做假的，盡皆扯碎。嚴刑拷逼，問成死罪，又加二□大板，長枷手杻，下在死囚牢裡。家人們一概三□，滿徒三年，召保聽候發落。金氏、鈕文、干證人等，發回寧家。屍棺俟詳轉定奪。將招由疊成文案，並盧柟抗逆不跪等情，細細開載在內，備文申報上司。雖眾鄉紳力為申理，知縣執意不從。有詩為證：

縣令從來可破家，冷長無罪亦堪嗟。

福堂今日容高士，名圃無人理百花。

且說盧柟本是貴介之人，生下一個膿瘡疔就要請醫家調治的，如何經得這等刑杖？到得獄中，昏迷不醒。幸喜合監的人知他是個有錢主兒，奉承不暇，流水把膏藥、末藥送來，家中娘子又請大醫來調治。外修內補，不夠一月，平服如舊。那些親友絡繹不絕，到監中候問。獄卒人等，已得了銀子，歡天喜地，由他們直進直出，並無攔阻。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，如飛稟知縣主，魃地到監點閱，搜出五六人來，卻都是有名望的舉人秀才，不好將他難為，叫人送出獄門，又把盧柟打上二□，四五個獄卒一概重責。那獄卒們明知是蔡賢的緣故，咬牙切齒。因是縣主得用之人，誰敢與他計較？

那盧柟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廈，錦衣玉食，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，耳內聞的是笙簫細樂，到了晚間，嬌姬美妾，倚翠偎紅；似神仙般散誕的人。如今坐於獄中，住的卻是鑽頭不進、半塌不倒的房子；眼前見的無非死犯重囚，語言嘈雜，面目兇頑，分明一班妖魔鬼怪；耳中聞的不過是腳鐐手銬鐵鏈之聲，到了晚間提鈴喝號，擊柝鳴鑼，唱那歌兒，何等悽慘！

他雖是豪邁之人，見了這般景象，也未免睹物傷情，恨不得齋下傾刻生出兩個翅膀，飛出獄中；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開獄門，連眾犯也都放走。一念轉著受辱光景，毛髮倒豎，恨道：「我盧柟做了一世好漢，卻送在這個惡賊手裡！如今陷於此間，怎能夠出頭日子！總然掙得出去，亦有何顏見人？要這性命何用，不如尋個自盡，倒得乾淨。」又想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昔日成湯、文王有夏台、羑裡之囚，孫臏、司馬遷有別足、腐刑之辱，這幾個都是聖賢，尚忍辱待時，我盧柟豈可不短見？」卻又想道：「我盧柟相知滿天下，身列縉紳者也不少，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？還是他們不曉得我受此奇冤？須索寫書去通知，教他們到上司處挽回。」遂寫若干書啟，差家人分頭投遞。

那些相知也有現任，也有林下，見了書札，無不駭然。也有直達汪知縣要他寬罪的，也有托上司開招的。那些上司官，一來也曉得盧柟是當今才子，有心開釋，都把招詳駁下縣裡；

回書中又露個題目，教盧柟家屬前去告狀，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。盧柟得了此信，心中暗喜，即叫家人往各上司訴冤。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。理刑官已先有人致意，本是書札比別處更多。那汪知縣幾日間連接數□封書札，都是與盧柟求解的。正在躊躇，忽見各上司招詳，又多駁轉。過了幾日，理刑廳又行牌到縣，弔卷提人。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，心下老大驚懼，想道：「這廝果然神通廣大，身子坐在獄中，怎麼各處關節已是佈置到了？若此番脫漏出去，如何饒得我過？」

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若不斬草除根，必有後患。」當晚差譚遵下獄，叫獄卒蔡賢，將盧柟投了病狀，今夜拿到隱僻之處，結果他性命。可憐滿腹文章，到此冤沈獄底！正是：

英雄常抱千年恨，風木寒煙空斷魂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濬縣有個巡捕縣丞，姓董名紳，貢士出身，任事強幹，用法平恕；見汪知縣將盧柟屈陷大辟，□分不平。只因官卑職小，不好開口。每下獄查點，便與盧柟談論，兩下遂成相知。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，不見了盧柟。問眾獄卒時，都不肯說。惱動性子，一片聲喝打，方才低低說：

「太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，已拿向後邊去了。」董縣丞大驚道：

「太爺乃一縣父母，那有此事！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，故此謀他性命。快引我去尋來！」眾獄卒不敢違逆，直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，劈面撞著譚遵、蔡賢，喝教：「拿住！」上前觀看，只見盧柟仰臥地上，鞭打得遍身青紫，手足盡皆縛縛，面上壓個土囊。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，高聲叫喚，也是盧柟命不該絕，漸漸甦醒。與他解去繩索，扶至房中，尋些熱湯吃了，方能說話，乃將譚遵指揮蔡賢打罵謀害情由說出。董縣丞安慰一番，叫人服侍他睡下，然後帶譚遵二人到了廳上。

思想：「這事雖出自縣主之意，料今敗露，也不敢承認。欲要拷問譚遵，又想他是縣主心腹，只道我不存體面，反為不美。」

單喚過蔡賢，要他招承與譚遵索詐不遂，同謀盧柟性命。那蔡賢初時只推縣主所遣，不肯招承。董縣丞大怒，喝教：「夾起來！」那眾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查監，打了板子，心中懷恨，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。才套上去，就喊叫起來，連稱願招。董縣丞即便叫「住了」。眾獄座恨著前日的毒氣，只做不聽見，倒狠命收緊，夾得蔡賢叫爹叫娘，連祖宗□七八代盡叫出來。董縣丞連聲喝住，方才放了，把紙筆要他親供。

蔡賢只得依著董縣丞說話供招。董縣丞將來袖過，吩咐眾獄卒：「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，待我見過太爺，然後來取。」起身出獄回衙，連夜備了文書，次早汪知縣升堂，便去親遞。

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，正在疑惑，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，暗吃一驚，心中雖恨他衝破了網，卻又奈何他不得。看了文書，只管搖頭道：「恐沒這事。」董縣丞道：「是晚生親眼見的，怎說沒有？堂尊若不信，喚三人對證便了。那譚遵猶可恕，這蔡賢最是无理，連堂尊也還污蔑。若不究治，何以懲戒後人？」汪知縣被他道著心事，滿面通紅，生怕傳揚出去，壞了名聲，只得把蔡賢問徒發遣。自此懷恨董縣丞，尋兩件風流事過，參與上司，罷官而去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諧，遂具揭呈送各上司，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道之人，大抵說盧柟恃富橫行鄉黨，結交勢要，打死平人，抗逆問官，營謀關節，希圖脫罪，把情節做得□分利害，無非要張揚其事，使人不敢挽救。又叫譚遵將金氏出名，連夜刻起冤單，

遍處黏貼。佈置停當，然後備文起解到府。那推官原是沒擔當儒怯之輩，見了知縣揭帖並金氏冤單，果然恐怕是非，不敢開招，照舊申報上司。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，別官就不敢改動。盧柟指望這番脫離牢獄，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案，依舊發下濬縣獄中縣禁。還指望知縣去任，再圖昭雪；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個有名富豪，京中多道他有風力，倒得了個美名，行取入京，升為給事之職。他已居當道，盧柟縱有通天攝地的神通，也沒人敢翻他招案。有一巡按御史樊某，憐其冤枉，開招釋罪。汪給事知道，授意與同科官，劾樊巡按一本，說他得了賄賂，賣放重囚，罷官回去。

著府縣原拿盧柟下獄。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，誰肯捨了自己官職，出他的罪名？

光陰迅速，盧柟在獄，不覺又是□有餘年，經了兩個縣官。那時金氏、鈕文雖都病故，汪給事卻升了京堂之職，威勢正盛。盧柟也不做出獄指望。不道災星將退，那年又選一個新知縣到任。只因這官人來，有分教：

此日重陰方啟照，今朝甘露不成霜。

卻說濬縣新任知縣姓陸，名光祖，乃浙江嘉興平湖縣人氏。那官人胸藏錦繡，腹滿珠璣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濟世安民之術。出京時，汪公曾把盧柟的事相囑。心下就有些疑惑，想道：「雖是他舊任之事，今已年久，與他還有甚相干？諄諄教諭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到任之後，訪問邑中鄉紳，都為稱枉，敘其得罪之由。陸公還恐盧柟是個富家，央浼下的，未敢全信；又四下暗暗體訪，所說皆同。乃道：「既為民上，豈可以私怨羅織，陷人大辟？」欲要申文到上司，與他昭雪，又想到：

「若先申上司，必然行查駁勘，便不能決載了事。不如先開釋了，然後申報。」遂弔出那宗卷來，細細查看，前後招由，並無一毫空隙。反覆看了幾次，想道：「此事不得盧才，如何結案？」乃出百金為信賞錢，立限與捕役，要拿盧才。不一月，忽然獲到。盧才料不能脫，不打自招。審出真情，遂援筆批云：

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於盧柟家，為盧才扣債，以致爭鬥，則鈕成為盧氏之僱工也明矣。僱工人死，無家翁償命之理。況放債者才，扣債者才，廝打者亦才。釋才坐枉，律何稱焉？才遁不到官，累及家翁，死有餘辜，擬抵不枉。盧柟久陷於獄，亦一時之厄也，相應釋放。云云。

當日監中，取出盧柟，當堂打開枷杻，釋放回家。合衙門人無不驚駭。就是盧柟也出自意外，甚以為異。陸公備起申文，把盧才起釁根由，並受枉始末，一一開敘，親至府中相見按院呈遞。按院看了申文，道他擅行開釋，必有私弊。問道：「聞得盧柟家中甚富，賢令獨不避嫌乎？」陸公道：「知縣但知奉法，不知避嫌。但知問其枉不枉，不知問其富不富。若是不枉，夷、齊亦無生理。若是枉，陶朱亦無死法。」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，更不再問，乃道：「昔張公為廷尉，獄無冤民，賢令近之矣。敢不領教！」陸公辭謝而出，不提。

且說盧柟回至家中，合門慶幸，親友盡來相賀。過了數日，盧柟差人打聽陸公已是回縣，要去作謝，他卻也素位而行，換了青衣小帽。娘子道：「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，須備些禮物去謝他便好。」盧柟說：「我看陸公所為，是個有肝膽的豪傑，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。若送禮去，反輕亵他了。」

娘子道：「怎見得是反為輕亵？」盧柟道：「我沉冤□餘載，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；陸公初蒞此地，即廉知枉情，毅然開釋：

此非有□二分才智，□二分膽識，安能如此？今若以利報之，正所謂『故人知我，我不知故人』也，如何使得？」即輕身而往。陸公因他是個才士，不好輕慢，請到後堂相見。盧柟見了陸公，長揖拜。陸公暗以為奇，也還了一禮。遂教左右看坐。門子就扯把椅子，放在旁邊。看官，你道有恁樣奇事！那盧柟乃久滯的罪人，虧陸公救援出獄，此是再生恩人，就磕穿頭，也是該的，他卻長揖不拜。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，心上定然不樂了；那陸公毫不介意，反又命坐，可見他度時寬洪，好賢極矣。誰想盧柟見敘他旁坐，倒不說起來，說道：

「老父母，但有死罪的盧柟，沒有旁坐的盧柟。」陸公聞言，即走下來，重新敘禮，說道：「是學生得罪了。」即遜他上坐。兩下談今論古，□分款洽，只恨相見之晚，遂為至友。有詩為證：

昔聞長揖大將軍，今見盧生抗陸君。

夕釋桁楊朝上坐，丈夫意氣薄青雲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柟，心中不忿，又托心腹，連按院劾上一本。按院也將汪公為縣令時挾怨誣人始末，細細詳辯一本。倒下聖旨，將汪公罷官回去，按院照舊供職，陸公安然無恙。那時譚遵已省察在家，專一挑寫詞狀。陸公廉訪得實，參了上司，拿下獄中，問邊遠充軍。盧柟從此自謂餘生，絕意仁進，益放於詩酒；家事漸漸淪落，絕不為意。

再說陸公在任，分文不要，愛民如子，況又發奸摘隱，剔清利弊，姦宄備伏，盜賊屏跡。合縣遂有神明之稱，聲名振於都下。只因不附權要，止遷南京禮部主事。離任之日，士民攀轅臥轍，泣聲載道，送至百里之外。那盧柟直送五百餘裡，兩下依依不捨，歎歎而別。

後來陸公累遷至南京吏部尚書。盧柟家已赤貧，乃南游白下，依陸公為主，陸公待為上賓。每日供其酒資一千，縱其遊玩山水。所到之處，必有題詠，都中傳誦。一日遊彩石李學士祠，遇一赤腳道人，風致飄然，盧柟邀之同飲。道人亦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柟。柟飲之，甘美異常，問道：「此酒出於何處？」道人答道：「此酒乃貧道所自造也。貧道結庵於廬山五峰下，居士若能同游，當恣君斟酌耳。」盧柟道：「既有美醞，何憚相從！」即刻於李學士祠中作書寄謝陸公，不攜行李，隨著那赤腳道人而去。陸公見書，歎道：「翛然而來，翛然而去，以乾坤為逆旅，以七尺為蜉蝣，真狂士也！」遣人於廬山五老峰下訪之不獲。後□年，陸公致政歸家，朝廷遣官存問，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，從人遇之於京都，寄問陸公安否。或云遇仙成道矣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命蹇英雄不自由，獨將詩酒傲公侯。

一絲不掛飄然去，贏得高名萬古留。

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，莫學盧公，以傲取禍。詩曰：

酒癖詩狂傲骨兼，高人每得俗人嫌。

勸人休蹈盧公轍，凡事還須學謹謙。